

# 李月維姊妹見證

(下半段文字稿)

好了，肋骨(接駁)做完了，「咦？為什麼我不能坐，我不能動呢？」，再檢查，「哦，你後面的骨折壓到神經線」。不要緊啦，那時再做手術，就在國內請一些... 不是，是在廣州，因為那時我在一個比較貧窮的地方，那就在廣州請一些可說是醫術高明一些的醫生來做(手術)。做完(手術)，「不要緊了，都做了八個小時，應該都 OK 了吧」，我心想，挨過就應該過去了吧。

但當在那時做完，麻醉藥(過後)醒了後，我就對醫生說：「嗯，醫生，我何時可以再行走？我還想爬樹啊，花還未摘完嘛」  
醫生說：「你要有心理準備」

我說：「哦」

他說：「從此以後，你就要用輪椅生活了」

我說：「輪椅？是什麼來的？我上一刻還在樹上，你現在告訴我要坐輪椅？」

我不能接受，為什麼生命會突然之間改變，當我以為再可以去改變我家的時候，其實改變了我。那時候呢，鄉村有人對我說，鄉村有些... 鄉下有些人說：「她活該！自己討來的...」[接過紙巾抹淚] 謝謝，很眼淺，不好意思。「...她活該！自己討來的！」。是啊，我真的還不如去死算了，家裏的負擔已經那麼大，為何要多加一個負擔在家人身上呢？那時，死對我來說可能是一種解脫，對我家來說是一種解脫，但是我也沒有去尋死，可能不捨得吧，我以為。

很特別的是我受傷兩個月之後就批准了來香港，其實很多人以為我受傷所以下來香港，其實沒關係，是因為那時已經在申請，爸爸是香港人所以可以申請，剛巧就在那時就批准了。來到香港後，因為坐輪椅的都知道要護理好才沒有壓瘡，因為當初坐輪椅什麼也不知道，以為坐那些硬板的(輪椅)，會對肋骨好一點，壓一壓它嘛。坐得多，就長了個肉瘡，長了個肉瘡之後就進了屯門醫院，在屯門醫院就住院啦，有些弟兄姊妹... 有些朋友就來到床邊傳福音。

最初有人來我會拒絕，直到有一天，有兩位弟兄，其中有一位已回天家，有兩位弟兄坐着輪椅來到我的床邊，我最初覺得「不要聽了，我和他們不同的，不同類的，我又不是坐輪椅的！」。但是，拒絕了一次，第二次他們又再來，那時他們臉上的笑容，那種喜樂... 很特別，我不知如何形容；首先，我和他們沒關係，可能他們知道我坐... 可能聽到姑娘說「有一個脊椎受傷的女孩子，很不開心啊，你們去關心她一下吧」，他們來到床邊，就對我說... 他們臉上的笑容也吸引我的，就聽聽他們說什麼吧。他們說：「我們是回聲谷的義工啊，來醫院探訪，來傳福音的」我說：「哦，那又如何？」他說：「你知不知道耶穌愛你啊？」我說：「耶穌？是誰啊？愛我？那又如何？」他說：「耶穌是愛你的，雖然你現在坐在輪椅上，但你看看我們，(情況)比你們更加差，但是我們都擁有喜樂啊」。在他們的帶領之下，「啊，也好啊，都信一下吧，聽一下吧」。

那時候信了以後，其實最初心裏仍在埋怨，因為我覺得，那又如何？改變不了我嘛，還是坐在輪椅上，信了不會讓我再能行走嘛。但是和他們相處，參加回聲谷屯元團契，和他們相處，覺得好特別，原來不是能行走才開心，坐着也一樣可以擁有快樂。

今時今日，我信主信了很多年了，信主到現在呢，很特別的是在九九年，我和我媽媽一同受浸，很特別的恩典在當中。今日我爸爸的精神病依然存在，在國內生活，但是我不會以他為恥，我會明白他在他的困境之中，啊... 可能真是會有低落的時候，但我會... 我會覺得他也是我的爸爸，是我愛的人，不會埋怨他，不會怪責他沒能力。

今時今日，我相信我坐出來，站出... 不，坐出來，大家都會覺得我是一個癡癡喪喪的少女【笑】，牧師常常都說... 我忘記了，「她 傻的」，很開心的一個女孩子。對，沒錯，我再現在很開心，我不介意我坐在輪椅上，正如剛才這幾級樓梯，我不介意被人抬上來因為我覺得... 障礙是存在的，但原來我們可以跨過，靠着耶穌基督我們可以跨過，靠着弟兄姊妹的幫忙，我們可以跨過，只要你們願意幫我們就可以了，只要你們將福音告訴我們就可以了。願意我們能將福音，好像之前帶領我信主的弟兄姊妹一樣，帶到傷殘人士的身邊，走到他們的群體裏面，去告訴他們「耶穌愛他們」，「你們都很需要福音」，盼望大家都擁有這份心(意)來關心我們，謝謝大家。

[完]